

雾城地火

汪文凤 著

重庆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雾城地火 / 汪文凤著,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0. 10
ISBN 7-5366-5085-X

I. 雾… II. 汪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46115 号

雾 城 地 火

汪文凤 著

责任编辑 周显军
封面设计 吴庆渝
技术设计 寇小平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新华书店经销
重庆文化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3.875
字数 334 千 插页 4
2000 年 10 月第 1 版
200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-1000

ISBN 7-5366-5085-x / I·999
定价: 21.50 元

1948年初夏的山城，大雾茫茫。

长江，从西向东奔腾而去；嘉陵江，自北向南而来，把山城劈为三块。西北面的市中区，人烟拥挤，商业繁盛，是蒋介石政府的军政要地；南面的南岸区，山色俊秀，林木葱茏，为国民党的达官贵人、军政显要、洋行买办和各帝国主义派来的冒险家们的别墅和乐园所在；东北面的江北区，贫民居多，虽有不少街市，也是以小本经营为主。

天黑下来了，山城，亮起了电灯。在两江环抱的半岛上，一片灯光连着一片灯光，在市中区特别显得辉煌。灯光，逐渐向西向北延伸，变成星星点点，山色也慢慢转暗。

二更敲过了，三更敲过了，大马路上的店铺关上了铺板；银行、钱庄、公司、行号拉上了铁栅门，闭上了铁窗；行人渐渐稀少，逐渐绝迹了。

突然，一阵“喔喔”怪叫，一辆一辆的警车，嘶鸣着、奔驰着，在街头巷尾停下来，卸下了一批又一批凶神恶煞的国民党军警、宪兵。人行道上的石板被撬起来了，挖出了简易的工事，每个工事里都蹲上了好几个军警、宪兵，架起轻重机枪。穿西服和绸衫的人们，别着手枪，拿着五节电池的强光电筒晃来晃去，高声吆喝着：

“站住！”

“什么人？”

“再跑老子就开枪！”

“搜他！搜他！”

有的工人、学生、教员被推着、揉着、踢着、打着，从不知什么地方被铐出来，捆出来，大体上集中了十个八个，就押上一辆一辆用毡布密封的警车，由几个荷枪实弹的军警押着。然后，警车又发出“喔喔”怪叫的声音，令人心碎胆裂地由近而远，由远而近……

在傍着中山公园的一幢楼房里，一个四十岁上下、浓眉大眼、满脸络腮胡的汉子，轻捷地从床上爬起来，关了电灯。

当楼梯急促地震响的时候，他顺势把一根大木棒抓在手里，喘了两口粗气，沉着地闪身在房门背后。随着一片杂乱的敲门声，房门，被两三支枪托砸碎了，砸开了。手电光刚一射进黑屋，那汉子高举木棒就劈了下去，只听得“哎哟”一声，他纵横掉阖，噼噼就打翻了三个五个军警，像一头猛狮一样夺路从楼道向北冲去。

在他迅猛地砸开窗户，跃下地面，飞奔上中山公园的高坡时，后面才响起了“抓住他！抓住他！”“截住！截住！”“不要叫他跑了！不要叫他跑了！”的叫喊声，伴随着粗野肮脏的咒骂声，扳动枪栓的声音，军警、宪兵、特务跑动的声音，跳窗摔倒的声音，枪弹划破夜空的嘶鸣声……

那大汉跑到不远处一棵三五人方能合围的大树下，略微一停，趁着追兵未到的一刹那，把木棒甩了老远，三下两下就爬上了大树，在树上安装的一盏电灯的阴面隐蔽起来。他脸上的肌肉已经放松了，嘴角上绽露出了微微的笑意，看着追赶来的军警、宪兵、特务慌忙火急、扑爬礼拜地在自己的脚下跑着，当官的用手枪枪筒猛戳着他的部下盲目地往前冲去……

几天以后，这个汉子刮光了脸，穿了一身咖啡色的上等薄毛料的西服，系着红领带，头发擦得油光锃亮，配上黑亮的尖头皮鞋，挺胸直背，神气十足地迈步在烈日曝晒的山城贵人们的活动中心——抗战胜利纪功碑的十字大马路上。

这个大汉前几天叫韩正,这几天改了,叫唐光。其实,他既不叫韩正,也不叫唐光,这已经是他离开工农红军参加大城市的地下工作以来,第十七八次的改名换姓了,而他的身份的变换,那就更是无法数计,只有他本人清楚。

他是四川省南部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,从小随父亲练就了一身好拳脚。他父亲既有一身好武艺,又有一股倔强劲,好打个抱不平,因为得罪了当地的恶霸地主,被人家派人开黑枪打死了,他也由于租佃关系被投入了大牢。

他是用计谋在签子门里叫住守牢的狗腿子,掐死了那个狗腿子,赤手空拳打出来投奔红军的。红军长征时,他被作为种子留了下来,从农村到城镇,从山林到闹市,研究了各种各样的风土人情,熟悉了各种各样的生活习惯。

唐光的倔强劲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,一身武艺也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;但是他说,他不打小的抱不平,而要打大的抱不平,就是要为工人、农民和一切劳动者,去打抱不平,去对付那些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和一切反动派。

唐光在大马路上走着,一路上端详着这三五里长的马路两边。这里有皇妃、乐园、国际、陶醉等七八家歌厅、舞池、旅社、妓院;有味鲜、香溢、鸿宾、芳香、海珍、山品等十余家大酒家,大餐厅;有心心、冠生园、梅乐、稻香村、陆稿荐等咖啡厅、西餐馆、哺卤房;还有国泰、唯一、仙女、迷宫等许多影剧院。唐光冷眼看着那些达官富贾、洋行买办、高级特务、金星将军、军火商人、毒品贩子、党棍袍哥;以及伴随着供他们玩乐驱使的歌星舞女、娼妓女侍、骗子拐子、流氓阿飞、江湖术士、人口贩子、堕落文人、黄色记者等等人物,在一个一个的蠕动着。

他漫步在这酒香肉臭熏人,淫歌浪曲四起,歌厅舞池灯光时明时暗,餐馆酒楼喧声时高时低的花花世界,总是有一种十分恶心的

感情。这里的腐朽、没落、丑恶、下流，简直使他憋得发慌。

但是，他也高度地警惕着，因为他十分明白，他今天的出生入死，其目的跟解放战争前线的指战员们是一致的，正是为了埋葬这剥削者的世界，埋葬这一切的丑恶。他知道，正是在这里，由于形形色色的人物云集，各种各样的势力争胜，稍微一个冲突，就可能闹得碗碟与桌椅齐飞；三言两语不合，也容易引起阵阵枪弹嘶鸣。他也想到，正是如此，这里的人们也互相戒备，彼此猜疑，唯恐强中遇到强中手，恶人碰到更恶的人。在党的组织受到破坏、白色恐怖达到高潮的情况下，敌人在趾高气扬中麻痹，这儿正好是可以利用的一个空隙。

唐光走进群林市场，步入百老汇咖啡厅时，一眼便看到罗大姐洒脱地笑着向他招了招手。

罗大姐四十多岁，脸上略施脂粉，淡点双眉，微胖的身上穿了一件青湘云纱的旗袍，白色透明的高跟鞋，左手腕上戴着金镯子，手指上闪着红宝石的戒指儿，简直像个贵妇人。从外表上看，谁能够知道呢，正是她，曾经组织过规模不小的武装起义，在崇山峻岭、悬崖绝壁之间率领队伍抗击过数十倍于我的敌人；正是她，曾经领导了武汉铁路工人、码头工人大罢工。为了革命的需要，她跟男工同样扛着大件大件的棉纱，踩着弹动起伏的跳板上船下岸，脸不红，筋不胀，每天要干十一二小时的活。

唐光走到罗大姐桌前，像晚辈对长辈、也像兄弟对嫂子似的略一点头，就坐了下来。

当罗大姐呼唤“boy！来一杯牛奶可可！”的间隙，唐光发现，她已经在百老汇咖啡厅的东西两门，都布上了纠察线。

“损失怎么样？”唐光问。

“不大！我们的同志已经转移了，我也转移了，停会再把地点告诉你。你还是先把你手里的情况说说吧！”

当唐光仔细地汇报着一件一件事情和同志们情况的时候，罗大姐时而眉飞色舞，时而朗声发笑，真像两叔嫂或两姑侄在谈家常一样。

“我们现在的任务是……”罗大姐看了一眼周围，“‘加强学习，培养干部，调查研究，迎接解放。’要坚持这十六字的方针。具体地说，你的工作是把同志们的转移安排好，还要在有觉悟的进步青年中发展我们的力量。一个是要把敌人的潜伏弄清楚，一个是要保护城市、特别是电厂……”

“上次您说的那个地方，我打算派李明去！”

“是不是嫩了一点？”

“我想没关系，他嫩，敌人也会把他看得嫩。主要在帮助他应付那个新的环境，这孩子还行……”

“好！”罗大姐满意地笑了笑，又不露声色地思索了一会说，“你了解他，我也没有什么意见。回头你跟他谈好以后，把他去的时候要的亲属关系和社会关系告诉我，我们要千方百计地堵死一切可能出现的漏洞。这是对组织负责，也是对我们的同志负责。那个地方，跟电厂的关系很大。电厂是城市的‘心脏’，也是城市的‘眼睛’，我们……这，你知道……”

“您放心，大姐！”唐光笑着说。

“这是周恩来同志长期领导我们进行战斗的城市，我们一定要使它完整地交到人民的手里……”

唐光坚定地点了点头。

“至于别的任务，如二十四厂、二十五厂、铜元局兵工厂、十厂，我都另外派了人去。你今后，就专心抓住这个城市的‘心脏’，城市的‘眼睛’……”

“好！”唐光爽快地说。

二

唐光穿了一身有背带裤的工人装，脸上、手上、衣裤上糊满机油，与十几个陌生人搭在一只小木船上，从南岸弹子石朝市中区的东水门码头划去。这条水路的选择，使他避开了繁华码头的许多双“狗眼”，同时又显得普通、自然……

小木船行至涂山下，水流湍急，浪花翻滚，颠簸得非常厉害。但是，整个山城，站在木船上仰望，已经可以一收眼底了。

在长江和嘉陵江两江汇合的江面上，枯水时节有一片大石滩露出水面，足有二三平方公里，人们把它唤做五桂石、乌龟石、夫归石。

相传大禹王治水之时，他们家就曾经住在南岸的涂山上。大禹王专心治水，三过其家门而不入。他的爱人怀抱着那个启，用五根桂树干绑扎了一个木筏，想渡过汹涌奔腾的长江，去寻找她的夫君。不幸木筏撞在一个万年大龟的壳上，碰得粉碎。她就爬到大龟背上，去眺望那为战胜洪水、造福人民的禹。这件事惊动了神灵。神灵认为大龟有罪，就罚大龟变成一块二三平方公里的大石头，让大禹王的夫人抱着还是婴儿的启，站在牢靠的龟背上头，遥寄她对大禹王的爱情……。据说，经过万年修炼的大龟，虽然被神灵变成了巨石，定在江心了，但终究是个妖精，因此几千年来，每逢端午节、中元节，趁着洪水暴涨，蛇虫复苏，鬼门关开启之时，都要兴妖作怪，撞破一些大小木船。人们为了镇住这个大龟，于是又在与涂山隔江遥遥相对的山城东水门墙垛后面，建了一个禹王庙。不过，经过了一万多年修炼的大龟，好像道行越来越大，连禹王爷

也镇它不住，每年端午节、中元节洪水时期，照样肆虐，撞破船只，吞噬旅客，以至于今。

唐光早就听李明讲过这个故事，今天在此处遇到恶浪，脑子里又浮现出来。他想，难道不可以把这个礁石滩全部炸掉，永绝后患吗！想着想着，嘴角上露出了鄙夷的微笑。

环绕山城的两江上，江面很是热闹。市中区、南岸区、江北区，好几十个码头摆在这里，东上西下、南来北往的大轮船、小火轮、大帆船、小渡轮和渡江小木船，往来如织。

从天刚麻麻亮到晚上三更以前，大轮船的嘶吼，小火轮的鸣笛，大帆船上几十个人划桨的呼号，小渡江木船桨片击水轻飘飘的响声，还有各种船只在码头进进出出当中人声的喧哗，相互的叫骂，川江航务管理处武装人员的呵叱，搬运工人“哼唷哼唷”的呼号，汇成一片。

那夹在市中区朝天门和望龙门两个繁华码头之间的东水门，相形之下却显得非常冷落。因此小木船刚一靠岸，唐光付了船钱，三跳两跳上了沙滩，没遇任何阻拦的就朝河街、陕西街、小什字走去，在小什字搭上公共汽车，直奔曾家岩。

唐光走在曾家岩的大马路上，背着夕阳，一直朝东南走。

在马路尽头，看见一个大辕门，门前站了两个如狼似虎的卫兵。在门口的两根巨大的洋灰门柱的一边，挂了一块白漆衬底黑漆书字的牌子，写着“内政部第二交通警察总队”，十分显眼。唐光想：“哼，这个武装特务部队，抗日战争初期是蒋介石的忠义救国军，抗日战争中期是汪精卫的和平军，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变成了内二警。它的存在，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对内残酷镇压革命人民，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的明证啊！”

他离开马路，往左朝一条小街穿进去，两边有几家店铺：茶馆、冷酒馆，卖杂货的、卖香蜡纸烛的，看看那些坐柜的老板，端酒送水

的堂馆，都是老头子、老婆婆和十五六岁的孩子，好像换了人。再往前走，左手有一个黑漆朝门紧闭着的小院。

一见到这个小院，他止不住全身热血涌流，甚至呼吸都好像暂时地停顿了的似的：这里，是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的所在，“我们的周副主席，曾经在这里接待过多少共产党员、各界爱国民主人士，指示工作，组织斗争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妥协误国的阴谋，阐明我党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啊！”他想到这里，联系到新近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当了军统特务的刘某、冉某，地下党组织遭到的破坏，愤怒地咬了咬牙，一方面怒火中烧，一方面也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，责任更大。

他加快步伐，走完小街，眼下便是一条打了几个折的半山腰的石板路。左边矮墙垛外，悬崖陡壁之间，灌木丛生，杂草纷陈，崖下是浩浩淼淼的嘉陵江，原来碧绿碧绿的江水已经变得浑浊不堪，向南朝大溪沟、黄花园、四维桥、临江门、千厮门流去，在朝天门、江北嘴与长江汇合；坎上，是国民党一个大特务头子的花园，槐荫蔽日，冷气飕飕。再往前走一段，下了几步石阶，半山有一所破庙，烧香之人不知何往，而今是商务日报社的编辑部和印刷厂。

唐光走进破庙小门，在一个半山腰的吊楼宿舍里找到李明。

李明二十三四岁的年纪，中等身材，圆脸，一双活灵灵的大眼睛，既显得有些稚气，又显得有些精明、干练。他是报社的编辑，又是唐光的交通员。

他所在的这个地方，不论编辑、主任或是排字工人、印刷工人，都是上晚班的，因此夜晚八点以前很少见到人影。尤其是这个吊楼宿舍，人们除了午夜三时编完稿子看过大样以后，来睡一觉之外，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上班之前，几乎就只有李明一个人在。

唐光曾经借这个条件在此处召开过一两次小型的会议。眼下出事情了，虽然唐光左思右想也没有想出可能危及李明安全的因

素；但是，他还是决定把他调开，一来避开哪怕是百分之一、千分之一的危险，二来也是为了把他放到更需要的岗位上去。

唐光向李明传达了“加强学习，培养干部，调查研究，迎接解放”的方针，说明了要他去一个特殊学校任教的任务，让对方思索了一下，才问：“你对这个决定有什么意见吗？还有什么困难？许多问题看来需要在实际斗争中去发现和解决。但是，事先能够预计到的、考虑到的，我们充分地交换意见，总是有好处嘛！”

“大哥，我以后怎么跟你联系呢？”

“还是照样，我用天石的名义跟你联系。你过去与周星、田民不也这样么，由你定期约定时间、地点跟他们碰头，他们一般不直接找你。你要去的地方，应该把自己彻底隐蔽起来，主要是搞调查研究；你不要直接出面去参加政治活动，这些由我通过周星、田民他们去搞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！”

“唔……”李明点着头，思考着。

“我们的政策是荫蔽精干，积蓄力量，长期埋伏，以待时机。这是我们成千成万的同志艰苦奋斗，流血牺牲取得的成果啊！千万不要忘了……”

天，已经暗下来了。吊楼下面，传来了零星的上夜班的人们走动的脚步声。他们已经谈了很长时间了。

唐光要告辞，李明从书架上拿出半瓶烧酒来，说：“大哥，还是把脸染红了再出去吧！”

唐光望了望他，满意地笑了：这孩子在那残酷的环境中逐渐有斗争经验了！成长了！……

三

一辆咖啡色的小卧车从小什字滑坡而下，风驰电闪地拐了几个弯，在林森路上颠簸前进。

小卧车的后座上，斜躺着一个像头河马脑袋似的大胖子，穿了身美式军便服。他用厚厚的多毛的右手掌按在自己的额上，集中精力思索着即将出席的一个重要会议。

这个五十挂零年纪的人叫做许金城，原来是西南行辕、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少将总务处长，后来据说是辞职经商，现在是“皇妃”歌厅、舞厅、餐厅、妓院的总经理，又是洪帮的大爷。只是有非常特殊的情况，他才去参加军政会议，而这，对外界说，也是极端保密的。

林森路是山城沿长江，东起陕西街口，西至十八梯上坎的一条较直的马路，是用来纪念国民党挂名的政府主席林森的。

这条马路的中段，曲里拐弯地歪下去一条支马路，直通江边的码头，叫储奇门。码头上，有供行人和汽车横渡长江的两种轮渡，地势十分险要。

从储奇门上正马路，沿林森路西行一二华里，路边高楼中断，是一大片开阔的南北两个广场，马路就贯穿其间。

路南至城墙垛子的广场上，万年青树形成的矮墙围着一根又高又粗的旗杆，旗杆下和树墙附近，都立着荷枪实弹的警卫；马路北面的广场又一分为二，在相向的一对木质长方形双岗岗亭以南，是一个巨大的花坛，汽车一般是从花坛东边开进，从花坛西边开出来。岗亭以北进入大辕门，是一个练兵的开阔场地。

岗亭前面，总是立着八名全副武装、着毛料军服的警卫，荷枪实弹，虎视眈眈，越发把大辕门显示得凶恶、狰狞、森严。在这里，即使坐上当时最豪华的福特、道奇、雪夫兰等小卧车的国民党将领军官，也要经过盘问，出示证件，然后才由辕门的值星军官挥动黄旗，允许放入。

而许金城的汽车到时，只是他略微动了一下车窗绸帘，瞪圆眼睛望了几眼，值星官就发出了“立正！敬礼！”的号令。

练兵场北面，十多级石阶上去，有一个大礼堂，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将校级以上军官做纪念周、听报告、看戏和举行内部舞会的场所。

礼堂东西两侧甬道进去，穿过圆门，再爬十来级石阶，有东西两个大花园。花园以北，是两幢结实漂亮的大楼，为办公处所。

东边大楼后面，紧背一座五六百米高的小山，有一幢精致漂亮的小洋楼，楼前又立着两个穿高级毛料制服、像泥塑木雕一样的武装警卫。

小楼后面通地下室，这地下室是利用正方的岩石往下凿的，有六七十级石阶，但是为了使其更加坚固，在下到地下室去的拐弯抹角的道路两旁，每间隔一两米处，还排列了钢筋混凝土的粗壮支撑。

地下室有四个房间，大的两个是会议室、办公室，小的是卧室、电报房，四壁都用了高级防潮涂料，漆成天蓝色，经五颜六色的吊灯、座灯、壁灯、隐灯一照，宛若地下宫殿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蒋介石在山城的时候，这小楼是他的落脚点之一，他就经常在这里策划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，指挥包围解放区妄图挑起全面内战的方略；那些个地下室，则是为他躲避日本飞机对山城的大轰炸为保命专门建筑的。

在办公大楼西楼二层靠北紧西的一个大房间，四周都铺设下

钢轨，多股钢轨上头是若干层顶天着地的酱漆木档，木档靠滚珠轴承移动，木档上钉着各种比例、不同地区的军用地图。

屋里，安置了一个龙头大办公桌，足有四个一般九屉桌那么大，桌前放了一把能够转圈的大皮椅。桌上放着据说是秦汉时期的大瓷花瓶，下面托着古盘；还有晋砚，玉雕的笔洗，玛瑙笔架，象牙镂花的笔筒，等等。这里，过去是蒋介石，而今是他的代理人张群、朱绍良等召开高级军政会议、特工会议的所谓作战厅。

厅里，摆了许多沙发，其中两个黑牛皮蒙面、足有一米半宽的大沙发，还是按照蒋介石在时的式样，摆在长条几的两头。

据说，以前蒋介石搞得疲倦了，或者在政治上、军事上遭到败北时，就曾把他那瘦骨嶙峋的干枯身子往大沙发上一摆，闭目养神。那时，从门外看去，他好像一具骷髅似的，只露头脚于外，而不见其身躯。

这天，当许金城走进作战厅，向早到的少将、中将们点头拱手后坐下，尚喘息未定时，一个中将副长官就宣布应变会议开始了。

这位中将副长官中等身材，白皙皮肤，略微显得虚胖，鼻子下蓄了一撮日本胡子。他操着不算熟练的京腔，分析形势说：“现在，共军刘伯承、邓小平部，在强渡黄河，进军鲁西南后，跟国军打了几仗，互有伤亡。他们竟采取连续作战的方针，越过陇海路和黄泛区，一直向南，插入大别山，前锋已抵达长江北岸的武穴、团风。共军的这一着棋是很厉害的，进军大别山，不仅可与那里的土共合流，而且他们还可以东胁南京、上海，西窥武汉三镇，南下九江南昌，好比是一把钢刀，插进了……插进了……这个……这个、这个，插进了……”

他拿出手绢擦了一下嘴皮子，立刻转变话题道：“当然啰，就目前的情况看，对我们西南的威胁还不太大。然而，然而，知己知彼，方能够百战不殆，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共军行军作战的神速性，如

果他完成了西图武汉的态势，未始就不可能窜入川中。共军陈赓所部，也流窜到豫西、陕南一带集结，设若他越过大巴山进入通南巴地带，跟在那里活动的土共所谓双枪陈大姐合流，我这西南重镇，岂非危如累卵了！

“总裁明示，一方面，要加强大西南的防务，不让共军轻易入川，以奠定戡乱建国之基；另一方面，我等都是总裁的学生和部下，理当抱定反共到底之决心，要准备破釜沉舟之计，要有背水一战的忠勇精神，不成功，便成仁，力挽狂澜，效忠党国。”

他用唾液清了清喉咙，继续说：“这就是我辈的应变决心，这就是我辈的应变计划，这就是我辈的应变精神。即使，万一，果真，不幸，大陆都丢给共产党之时，我们也应当有两套布置，要使共产党只能取得战争的胜利，不能取得治理的胜利，只能取得军事上短暂的胜利，不能取得政治上安定的胜利，不能取得经济上建设的胜利。

“我们一个是加固川东北的防御，堵住共军这股洪水；我们还要预作准备，组成一支庞大的地下军，与共产党周旋到底，直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，我们好在杜鲁门总统的帮助下收复失地。那时，论功行赏，颁勋晋级，我在座衮衮诸公，谁能料定不有几个人名垂青史，为后世仰目呢！曾国藩类似名人，舍我在座诸公其谁？！哈哈！哈哈哈哈！”

他干笑着，装得洒脱地坐了下去。

“喂喂，我请问一句！”许金城摸了摸自己厚厚的嘴唇、宽肥的下巴道，“方才副长官谈到应变问题，说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这在我兄弟是非常之的万分拥护。不过这山城的共产党？唔！”

“山城的共产党嘛，已经不能成组织的活动了嘛！经过这次的打击，他的头子也到我们这边……哈哈！”白皙皮肤的胖中将不耐烦地盯了许金城一眼，继续道，“昨天有个战况密报，没有送给许

兄?!”

“嘿嘿! 嘿嘿!”许金城搭讪道,“根据那个战况密报,那姓刘的姓冉的头子,倒是真货。不过,下面抓的,好像油水不多,会不会是人家把线卡断了呢! 我想要应变,这部分情况不弄清楚,是非常危险的!”

“唔! ……”白皙皮肤的副长官感到许金城扫了自己的脸,本想发作,但是一想到此乃用人之秋,特别是想到蒋介石关于要用帮会力量的指示,他用舌尖舔了舔上下嘴唇,把一口气吞进了肚里。

这时,一个寡骨脸、灰黑皮肤、鹰鼻鹞眼、着草绿色哗叽军装、戴全金牌一个花的少将站了起来。

他叫邵计丰,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文书处长,又是军统的嫡系。他费力地拉长嗓门道:“兄弟,我,兄弟,是坚决相信总裁的。我,兄弟,我,是坚决相信长官的。我坚信,这次对山城共党的打击,是毁灭性的,是彻底的,唔,即使他还剩下两个三个,也起不了组织性的作用了,唔! 兄弟在江西剿共时,担负第五路军的总指挥,就下了决心效命沙场,惜乎命大,没能马革裹尸以还。”

他的话引起了会场里一阵骚动,但他做了一个手势,接着说:“鄙人,身为总裁黄埔四期门生,时当此艰难惟困时期,敢不以区区七尺之躯,报效校长教诲哺育之恩于万一。这有什么说的,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,计丰虽肝脑涂地,宁有悔乎!”

说毕,他张嘴打了一个大大的呵欠,眯了眯眼睛坐下。

“邵兄! 邵兄!”那主持会议的中将叫住他说,“您是军统的老人,又是新跨洪门,岂能以单纯的武将任之。带着部队冲锋陷阵,攻坚守险、一武夫足也。像邵兄这样能文能武,足智多谋,仅以武夫任之,岂非大材小用! 总裁明示,请我兄以其所掌握的特工力量,背靠广大的社会势力,在万一不幸地陷城破之时,组织起一支庞大的地下军,突起于敌群之中,裨闾于街巷之斗。还望吾兄高

就!”

“这……”瘦将军听了，三魂失掉两魂，七魄落下六魄，心头嘀咕着：“什么他妈的总裁明示，明明是你们几个龟儿子耍弄我来为你们垫桌子脚么！”

他十分清楚，带兵在外，必要时还可以裹兵逃跑，占山为寇，只要善于调理，危险性是小得多的；而留在城里，在城市易手之后，将是难以自卫的。好在他灰黑的皮肤红而不显，枯焦的身材汗而不淋，同时想到共军尚离数千里之遥，究竟东进南下尚未可料，并不一定会挥戈西南，时间上和地理上还存在着极大的回旋余地。所以，虽然听说要他搞地下军有些揪心，暂时还勉强沉住了气说：“兄弟是特工，是军人，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敢不从命！”因此赢得了几声疏落的掌声。

在这些掌声中，数许金城鼓的最响，时间也最长，明显地带有奚落的味道。

“金城兄！”那主持会议的白胖中将副长官叫得河马脸的家伙一怔后说：“您怎么样？也是干才啊！”

“我……兄弟，嘿嘿，才疏学浅……”许金城前言不搭后语地说，宽阔的鼻尖上冒出了汗珠。

“啊啊啊，不不不！”胖中将道，“许兄脚踩军统中统，又是早期进入洪门，而今还是财星高挂，岂能不以一臂之力而攘天下之危哉。总裁早有明示，金城兄救困拯国之才，哪能弃置不用呢！”

“我！……”许金城万没有想到，一块烧着了的火炭，竟然落到自己手上。但是他心头明白，平时仗着自己有额外的力量，跟上司顶一下嘴是可以的，眼前这种关键问题，如果推拒过甚，特务系统里面的“家法”可是不饶人的。所以他“我”了好一会，也没敢说下去。

“嚯嚯！”邵计丰立刻插上来说：“许兄过谦！许兄过谦！兄弟